

說部叢書第四集第四編

炸鬼記

中冊

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炸鬼記卷中

第八章

余三人遂登木爾山。自卑而高。自高復下。沿道所見風物乃大奇。蓋天生此險。足以自固者也。向山有大路。以古時怒瀑下瀉。積久夷石面爲平坦。山上有湖。長可二十咪。寬則十咪。而山路因人工鑿爲階級。歷級可一二咪。路平而非斗。駝馬均可馳驟。前此余自混中逃出。曾至是間。然山路時寬時狹。兩峯夾峙。可數千尺。上不見日。有時險極。駝馬咸慄慄而駝不能前。遂移其行裝於馬背。路沿山徑而前。險不可狀。以數人要遮。萬軍不能突也。余過山洞。可二處。不審天工耶。人工耶。但心以爲奇而已。險盡處見城門樓櫓。

畢。具有兵守之。城外有河水聲。潺潺上挽繩橋。讀吾書者。當知亞比替人固柔懦。混人固勇。其不能滅此天險爲之助也。地本混有。而亞比替人乃以計得之。故世仇不復能解。木爾山本有兩道。可以不歷混人之界。一在山北。涉水可渡者。今茲所行者。正路也。余行時。而亞比替貴族爲導。行道無次。亦無軍律。後則步兵數十。執槊而從。公主騎馬。卽在其中。最後有騎士十餘爲殿。余此時心緒果不寧。而阿迷神宇似病。吾與魁克夾侍其旁。防阿迷墜馬。而阿迷以信義之故。舍西克司於不顧。心頗戚戚。無復歡意。余亦念子不已。且行且悲。惟公主加面羃。不見其欣戚之容。以外貌度之。似甚愧恨。垂首無言。余自其後觀之。頗揣知其心緒。然頗時時注意阿迷。屢屢回顧。又似怒周士亞之無恥。及其所部之惜死。從官自

馬前言事。而公主不答。周士亞身被大辱。亦頗內慚。忽爾下馬。縱步直前。所部與言。則大聲肆訾。其視魁克。尤爲恨恨。幾欲吞噉。吾輩已而至一柵門。向下而視。則平原沃野。其大無際。太陽下射。景物佳麗。無倫人家鱗次。其旁咸有園林。北望亦饒沃之地。直通巨湖。良田萬頃。貴族別業參錯。其間余知亞比替人。雖無勇然甚勤。農地旣窮。居山間通商。無路生死。均在山中。旣有田。以田之多寡。爲貴賤。其無田者。則終身奴隸。國家立法。亦注意於農。興訟之故。亦多出於爭田貿易。則以物易物。無須金錢。亦無紙幣之屬。然金礦至多。一年出金無算。隨地皆苗。俯拾卽是。土人視金如糞。土不以爲奇。魁克曰。礦產如是之夥。乃荒而無取。其昏瞶可云極矣。周士亞行路。意氣甚張。旣近木爾城。臣庶皆歡迎於道上。如奏大凱。

女子爭盛服出迓。彼此親吻。如得從。意外者。魁克謂余曰。野達木先生聽之。觀此情狀。則當日歸自南斐洲。吾被創。移書延吾戚。至車站相迓。亦無如是之歡欣。語次。已入城市。遂至一十字街上。寬廓無倫。然山高樹密。時含雨意。十字街之前。有粉牆一道。屋上作圓頂。黃金塗。少遠有屋宇。門外有濠。此卽公主之宮殿。余曾一二至其間。宮外府邸參錯。均大臣列將所居宅。西偏有猶太神廟。余止於宮外。周士亞啓公主曰。三客可否付之傳舍。公主曰。否。請以三客置吾西宮之內。周士亞大駭曰。姪女尙未嫁人。奈何容客於禁中。况吾未嘗在宮保護也。公主曰。適在山下。吾自能保護。未嘗須爾。請叔父勿喋喋。以取憎惡。此三客爲吾朋友所挾之物。事至要當置之祕密。平安之所。世父墜馬被創。竟未允。巴狼決鬪。今且

少息。吾旋以醫往。今尙有事。與三客密商。世父歸時。可自謝上帝。遇敵獲全也。周士亞聞言。怒甚。顏色頓改。而公主已入宮中。周士亞遂移怒於余。尤恨魁克。然魁克亦微洞其意。卽嚴斥之曰。汝敢多言者。眼睛卽不能自保。周士亞亦似解其意。卽曰。爾何言。阿迷此時似醒。卽操亞刺伯語謂之曰。幸勿言多言。將落其眼睛矣。衆聞言皆笑。時阿迷欲寐。余二人卽引之入宮。宮門立掩。邈迤至西宮。各據一室。瓦皆琉璃。陳設亦佳。西宮與公主之宮異。門而出。無路可通。前有小園。後有別室。可容橐駝。余倦極。不及遊觀。卽欲登榻。而阿迷病甚。然尙留意炸藥等事。余告以安置妥貼。阿迷始睡。睡時語魁克曰。可一一檢點。勿令遺落。魁克曰。幸完好無缺。阿迷曰。力鎖其扉。且藏其匙。侍者見百事完畢。卽辭而去。阿迷但飲牛。

乳及水而已。余見阿迷之創非劇。則授以安眠之藥。飲後立睡。甚酣。余與魁克少進食後。更番而睡。坐守阿迷。迨天明。阿迷醒。索水。飲後作譫語。余知其神經有病。仍令之睡。然仍時時索水。晨起。公主兩次以人問候阿迷。余告以無礙。十句鐘時。公主自來。挾兩宮婢。尚有一長髯之叟。意爲侍醫。公主曰。吾能否入視阿迷先生。余曰。可。唯勿張皇以驚之。此時魁克矗立榻下。與公主爲禮。公主視阿迷。見頂上作黑色。而公主淚落如綫。忽爾出門。引余言曰。此君病不至死乎。余曰。此何由知之。果使但受辛苦。病尙無礙。果腦中中炸藥之毒。則病亦可虞。公主曰。必救。是人吾必厚報。且是人爲君之友。義亦當救。當無待吾言。余曰。然。至於結果。初不敢知。但盡吾力而已。此時宮婢至前。公主之言遂止。然公主所挾之侍醫。極

天下之謬。亦謬不到爾者。時時示余以治法。其昏瞽乃不可以道里計。醫謂余曰。以牛乳加以童子之殘骨。搗而合之。可愈。尤須令寺僧誦咒。則病必若失。余不答。以術遣去之。入侍阿迷。然阿迷之狀甚險。余醫術非佳。亦不能斷。蓋多年處於沙漠之間。術亦漸退。於是病臥三日。余日益惴恐。防腦蓋受創。則不可藥。然魁克則以爲不死。言戰時有人傷礮。一人得生。一人則幸生而顛愚。至第三日之夕。公主復來坐於榻前。視阿迷。忽露喜悅之容。余曰。公主何見而然。公主曰。此君得生矣。余曰。公主確有所見乎。公主曰。吾適見阿迷。張目視我。且問我睛作何色。吾答曰。視所觸之物。何色而睛光。卽爲之轉移。彼曰。不然。公主之目似瓦。由來替花也。野達木先生請示我花作何色。余曰。花當春而開。作深藍之色。公主曰。然。

乎。吾雖未見此花。然此君決不死矣。其腦決未嘗病。果垂死與將顛者。必不能發此言。余聞言。謂公主曰。然則公主悅其人之生乎。公主曰。然。吾聞此君能用炸藥。果不死者。於吾國甚有利。余曰。然。但願其人平安。則公私皆利。惟炸藥之性各別。炸藥有作藍色者。吾友亦似未見。惟在此間。藍色之炸藥甚險。公主聞言。似怒復又微笑。卽麾宮婢。翩然而去。魁克在旁。言曰。此女子狀態變易無常。來時無聲。如驚馬上。道今其去也。乃如走鹿。何也。余曰。此焉知者。阿迷此時曾飲公主之湯乎。魁克曰。旣飲其湯。且欲親公主之手。想其醒後。必且發媿。余曰。阿迷見公主甚歡。後此更以湯來者可。仍飲之。凡病人宜順其性。其待女子亦然。魁克曰。然。忽又沈吟曰。病人固易反。女子之心亦易反。乎。余曰。爾勿遠慮。且出閒行。病榻。

待吾守護。余覺此二人似有愛情矣。自是以來。阿迷之病日愈一日。方其病時。公主數來。來必上午。從宮婢數人。惟可厭者。則長髯之侍醫。常在其側也。阿迷既愈。則遷之大客廳中。侍者立稍遠。公主與阿迷語。一不之聞。惟余與魁克聞之。有時二人亦不在側。則公主所言。余亦毫然無覺。余以阿迷病愈憂釋。故常出遊也。其言以理揣之多。政治語及與混人交涉事。他語則不敢知矣。後此微聞二人有機密語。終不能示之。第三人者。余因叩阿迷須留意。不宜與公主親厚。彼有國不能嫁我白人。幸自檢點。勿過範圍。阿迷曰。是何傷。按彼法律。但嫁其宗人。他種烏能爲偶。余曰。爾二人密語。曾否聞其後來應嫁何人。阿迷曰。今尙未得當。若以情勢言之。蠻荒陋俗。宜嫁周士亞。然公主未有此心也。余曰。周士亞果知其

無濟者。則當如何。

此直禽獸之俗。吾特照原書譯之。

阿迷曰。吾亦不知所以然。惟

周士亞決。不能得馬氣達。語後阿迷復曰。西克司及爾子若何。余曰。爾當預聞消息。公主對爾何言者。阿迷曰。微聞之。公主告我二人。尙未死。混王頗優禮之。惟巴狼曾立誓。必殺西克司。爲期尙兩禮拜。吾今當於十四日前。以術止之。卽喪吾命。亦非所惜。惟一時尙無策足救其人。余曰。必出吾友於險。前此所以未言者。以君方臥病。不欲以此相紊。今尊患全瘳。必當規畫。所以救吾友者。阿迷曰。吾知之矣。吾寧自拚其命。往面巴狼。萬不忍聽其人獨死。卽不幸與之同命。甘也。後日馬氣達聚衆大議。吾必赴會。此會正爲吾病而延。故遲之又久。此會爲審問沙達而設。必當定以死罪。此外請君還彼戒指。尙有一定之儀節。亦馬氣達見告者。屆時當領取。

敵中之消息。再定救友之法。今且試起。以馬出行。卽謂狗曰。斐洛隨我同出。此狗蓋自阿迷病時已長。守牀下弗出累日矣。狗聞言力搖其尾。似領諾者。

第九章

阿迷語後逾二日。公主開會於宮中大殿之上。余輩旣入。衛士守護而前。殿上臣工可數百人。按次而坐。上有塗金之寶座。公主高踞其上。上衣白衣。作銀色。仍加面罩。通明作白色。髻上加小金冕。中簪紅寶石。燦然作光。身雖非高。然衣飾端嚴。蔚然有君主之氣象。寶座之後。衛士執矛持鉞。而侍寶座之下。侍臣百數。其中尙驥以宮妻大臣。按品着衣。濟濟有容。此外則糾糾武臣。周士亞爲之冠。擐甲而朝。中有衣黑衣者。則司法之員也。衣繡衣者。僧徒也。此外

尙有從官。則着高靴。此守邊之將也。尤有庶官。號市長。專司商業。取其稅。且平市價。一時通國之貴族。及大小臣工。咸戾。亦各有職。御及勳爵。皇族中。唯周士亞最貴。實則此碌碌者。均如行尸走肉。無生氣也。大殿至廣。而會議又爲大典。顧人數雖多。而殿廷雖廣。亦僅占三分之一耳。余輩入時。雅樂大作。衛士引余輩至寶座之前。衛士長跪。余按本國之禮。鞠躬而已。公主請余歸座。角聲一動。自配殿中。引出一人。則沙達也。鐐械而囚。首狀甚怖慄。法官審訊久。遂引余爲證。余一一告以途中挾嫌通敵之事。余語後。復取沙達之從者。威之以刑。令吐其實。此數人畏刑。咸立誓言。賣西克司於混人。沙達首畫此策。因隱通混人。舉火爲號。令其要截。並約吾四人。見擒以後。彼悉吾所挈之物。來歸。沙達力辨其無。並言無推。

西克司下駝之事。堅不自承。公主問狀以後。黑衣之司法。定沙達之死罪。處以極刑。至於遺產。亦籍沒之。妻子咸終身爲奴。男則爲兵。女則入朱邸爲婢。至於同謀之人。刑亦如是。此時沙達之戚鄰。在朝者。頗有失聲而哭。讀吾書者。當知亞比替中。刑律之殊衆。夫兵。非囚也。宜囚者。乃爲兵。女無罪也。因波及而爲奴。讞定後。引沙達出。出時長跪叩頭。以口親吾足。乞哀不已。刑者力引以去。法官亦行。於是余三人行近寶座之前。少坐。余乃出其戒指。有一官奉茵。余置戒指於茵上。官卽上之公主。余曰。公主。請收歸其信物。唯得此信物。吾方能以義動吾友。今吾友囚拘於敵中。其人博雅嗜古。洞然舊籍。吾延彼來。遂約阿迷。及其走卒魁克。聯騎而至。公主旣受戒指。又示之僧侶。驗其真僞。公主曰。方吾授此戒指時。旣懼。

且悔。乃先生仗信義而行。還余戒指。其誠可感也。因加之指上。禮畢矣。有一大臣宣言曰。公主尙有訓辭。客宜傾聽。公主遂宣言曰。君輩自泰西來。名曰英國。英國三客。請聽余言。君亦知敝邑之與混人爲世仇。彼以大力包裹吾國於垓心。意圖滅我。君須知吾國見困。幾於不振。故請野達木先生。歸取火料。以轟燬混人之崇魔。其燬之也。蓋混人有言。象燬則國遷也。阿迷曰。請公主勿罪吾直。當日巴狼曾在陣前語公主曰。偶象卽燬。必復此仇。凡亞比替人均就殲滅。但留公主一身。阿迷語後。諸臣皆變色。公主聳肩。卽以手自循其衣緣。緣上珠寶。附微微有聲。公主曰。否。石象燬。則衆心寒。萬無能力殲滅吾衆。彼愛護偶象之毀。故日防地震。則虔祠地神。前此五百年地大震。吾國有洞城立陷。其陷處尙存。城本混

人所居。故棄其洞城。下山而去。就平原立國。護此石象。阿迷曰。此輩迷信。吾殊不知其所以然。果吾友西克司未就掠者。則甚精博。洞曉古事。或能歷歷言之。公主曰。敬謝上帝。吾奸宄已得。處以極刑。然吾國自先代以來。卽以人燬之。恆爲獅子所食。今請問諸君。卽向阿迷曰。先生能爲我了此乎。周士亞見吾輩有躊躇之意。卽啓曰。姪女當明言其酬報之事。吾聞歐人貪財如命。其生死全恃黃金。而黃金則非吾輩之所嗜。不妨予之。魁克曰。上尉胡不問彼何由以土田爲性命。昨日上午有人爭地。地小如狗窩。至於用武。其生死正亦爲土田耳。上尉胡不以此詰之。余曰。然理宜問以猶太之祖所羅門。曾否愛惜黃金。阿迷卽謂周士亞曰。爾祖不亦曾愛黃金耶。周士亞不悅。於是周士亞之仇微笑。此時公主亦似忍。

笑。但覺其衣。裙微微而動。公主未及周士亞答詞。卽曰。三君所言。亦頗當理。唯吾國實不重此。以敝邑四嚮皆高山。旣不與人通商。需金何用。果非是者。則黃金何嘗不貴。適吾世父之言太過。因指魁克曰。敝邑果以土地爲性命。誠如爾言。周士亞曰。彼三人爲我宣勞。果不求酬耶。阿迷曰。否。我安能忘酬。非有所望。何由以性命爲戲。彼混王雖屬半開化之人。然信義勇略尙堪嘉許。果吾輩冒險成功。卽與彼爲仇矣。安知不受其禍。果不得禍。所以必欲得酬。况吾良友已爲混人所得。其見囚。卽爲沙達所賣。彼家尙有親戚。義宜周恤也。公主曰。義也。吾敢質言。許爾以重酬。凡吾國所有之金。爾力所能舉者。儘爾所取。且有藏金之所。君輩果有胆見從者。吾當引君視之。阿迷曰。功成之後。再索所酬。不能無功受賞。請公